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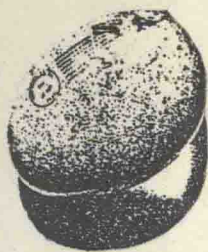
中国新闻

ZHONG GUO XIN WEN

台前幕后

MO HOU

李明程赤兵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股票交易
不再区别
国有股、个人股
大
东
国米
十八
在正券
一律平等
入股、不
权利、不
请
和

中国新闻台前幕后

李 明 程赤兵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成都

(川)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辛 文

封面设计:赵 涛

技术设计:劲 发

中国新闻台前幕后

李 明 程赤兵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津县文化用品厂印刷

787×1092mm 1/32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5614-0877-3/Z·8

定价:5.88 元

内容提要

有着 10 数万记者的中国新闻界是一架神秘的大机器。对于数以亿计的中国读者,中国新闻界始终是个谜。

本书以长篇纪实的形式,从 10 个角度详尽地透露了中国新闻界的种种内幕:有记者的冒险生涯;有记者的感情生活;有记者的新闻角逐;有引人注目的记者走穴现象;有中国记者在海外的历险与奇遇。

近年来的历次地震、火灾、洪涝、飞机失事和重大命案;近年中的历次中国大事变;近年里种种令人震惊的丑恶社会现象,本书都有详尽的背景材料及描绘。

目 录

第一章 职业的怪圈……………（1）

玻璃屋里的贵族
编辑苦语
黑白颠倒的生活
报社不是法院
新闻的市场价值
新闻业者收入曝光
记者证之优势
采编混合双打
无冕之王也有求人处
一日三餐几碗饭
悠闲的“逛街战争”
干嘛要干新闻

第二章 生如蝼蚁……………（41）

催人早逝的职业

亦悲亦准亦谐亦涩
“贼”船上也有温馨
寻常人一样的生活之累

第三章 冒险生涯…………… (66)

枪声中的身影
“3·24”上海撞车事故的目击者
飞机坠毁之后
在云南地震的日子里
拉萨“3·5”骚乱中的新华社记者
1989：泸州特大风雹
盲流村历险
9·21：沈阳新闻大战
“风云一号”风波

第四章 记者乎，商人乎 …………… (100)

经商潮中的记者
记者商人闻见录
记者商人心态录
赚了钱怎么花

第五章 苦涩的纠缠 (122)

惹不起的“热心者”

情面带来的麻烦

苦恼人的笑

影坛巨星税案纠纷

打了三年的笑星名誉权案

新闻官司众人说

第六章 水至清则无鱼 (157)

不平静的感情生活

记者离婚潮

情人世界

记者社交生活

记者怕结婚

第七章 海外中国记者长镜头 (177)

菲律宾兵变中的中国记者

穿行在柬埔寨战场

撒哈拉大沙漠的五天五夜

苏美高峰会谈中的新闻战

1989：角逐阿盟首脑会议

唐师曾两次为传真玩命

第八章 五环旗下的撕杀 (234)

1990 年秋，北京成为焦点

大战早有准备

CCTV 匆忙上阵

早热的传媒

邢芬的惊呼

萨马兰奇争夺战

时间的意味

大与小的竞争

第九章 炮火声中的回响 (260)

1990 年的最大新闻

战争前夜

广播！广播！广播！

第一次，不仅仅是王宁

新华社不甘寂寞

消息在哪？

晚报抢手

《解放军报》推迟开印
记者四面出击
李庚伟夜战“黑匣子”
听得见的“炮声”
留着官司以后打

第十章 出版业角逐新闻 (284)

轰动效应
上帝的“信息”
竞争由来以久
出版业是块“沃土”

后记 (307)

第一章 职业的怪圈

玻璃屋里的贵族

近几年，在一些城市的大街上走走，细心的人会有个发现：新闻单位“先富起来”了。南方日报、新民晚报、北京日报等等，那些先后盖起来的漂亮体面的办公大楼，外观及内装修的质量与一些宾馆饭店相比，不相上下。更别说原本就气派的中央电视台彩电中心、人民日报大院等等，一派新闻界“先富起来”的迹象。再加上某些影视作品对新闻工作的“美化”（如《T省的84、85年》、《新闻启示录》中，哪一个记者不是风风火火仪表堂堂？），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当新闻记者真贵族！

要说有些贵族气质还行。要说真的是贵族生活，那就差之千里了。

单单说说北京。

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座落在灰蒙蒙的胡同里，连个供大家活动胳膊腿的地方都没有。

《北京青年报》更“惨”，先是租一家旅馆的一层楼，现

在“下放”了，跑到朝阳门小学的地下室办公。

《首都经济信息报》，躲在北京体育馆附近的一座脏兮兮的小楼里。

中国《桥》杂志社，租用了一个招待所的房间栖身。

《中华工商时报》，也是租房，和一家公司共居一楼。《经济日报》更绝，在王府井闹市的服装摊中间站住了脚。

.....

记者编辑们往里面一呆，面对堆积如山的稿件，面对响个不停的电话，面对噪杂的人声，就这么开干了。

说容易也不容易。

那么把长镜头伸向他们中间，伸向那些贵族或不贵族的办公室里，看看玻璃屋里的“贵族”们整日忙些什么，做些什么，的确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至少可“以正视听”。

编辑苦语

据说，国外的新闻单位，编辑挣的钱要比记者多一些。因为编辑是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一篇杂乱无章的稿子经编辑重新组合，一堆素材带经编辑精心制作，就会变得熠熠生辉。没编辑是不行。

在国内新闻单位，编辑则与记者是同酬不同工。有很多

地方干脆是编采合一，大家换着干，一把抓。这样一来，倒也有不少“利益”。

编辑的起码工作是看群众来稿。一家稍微大一点的新闻单位，每天必定能收到两、三邮袋的来稿。一个编辑，一天处理几十封上百封来信是非常一般的活儿了。就按每天五十封计，每封五百字，一过目就是两万五千字。光撕开信封就得费一番手脚。

看来稿，多多少少总能发现些挺优秀的东西。所以，一个认真负责的编辑都会把来稿分门别类，认真阅读的。不过，苦了编辑的，往往也是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来稿。令人哭笑不得不得不说，单是时间也陪不起。

下面是拾手即是的几个例子。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热爱写作的青年，非常喜爱阅读贵报。现在，我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向贵报投寄一份稿件。此事所述完全是我的经历，只是某些地方做了一些夸张、虚构，以达到更强的震撼人心的效果……”

编辑傻眼了，这稿子要不得。这位仁兄连新闻的真实性都不懂就投稿？这稿子只好扔掉。

再看这一篇：

“编辑同志：

读了贵报×月×日×篇文章，深与吾意相合。我这儿有一篇与此文相同观点的长篇小说，特摘其中三万字寄去，望

您斧正。”

一张嘴就是三万字，编辑毛了。这厚厚一大沓稿只好先扔一边儿，提笔写封信，再装个信封退回去，三万字人家抄一遍也不容易。

这篇竟是质问的。

“编辑大人：我于去年×月×日寄去的一篇稿，怎么没有回音？你们的工作态度怎么能这样！”

编辑苦思冥想，去年这篇稿怎么也没有印象。好在报社有言在先，没有特别声明的概不退稿，此稿只能让它不了了之。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还有。

有位工厂职工，总是从《人民日报》上剪下一个头版头条，在上面填上自己的名字就寄来了，一连好几次，弄得编辑莫明其妙。

这样的信就更多了：里面夹上几块钱（或等值的邮票），写着“请编辑同志无论如何帮助代买一本××复习资料，以解燃眉之急。”

再者：一张白纸上填满了歪歪斜斜的图案与公式，写着：请速向国家科委、中科院及清华大学数学系推荐，哥德巴赫猜想已由我彻底予以证明。捏着那薄薄的两页纸的编辑心里也犯嘀咕，这是真的吗？他自己不是数学家。有位年轻编辑当了真，打电话向一位老教授请教，这才大悟：每年打算三下五除二解决世界性难题的人还真不少，都以为自己是神人，

可没一个说得在理。

还有求情让编辑给发稿的：编辑老师（或叔叔、阿姨），我这已经是第×次向贵刊投稿了，前几次均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这次我无论如何也要投中，以坚定自己继续写作的决心。否则，我真的要失去信心啦。您无论如何给我一个机会。拜托您了。如果稿子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请您不吝斧正！

一下子，活儿都推到编辑身上来了。这类稿子，大多是急功近利的急就章，十分草率，别提文字水平，有些连文通字顺都达不到。编辑见得多了，自然慢慢地没了同情心。

在阅读、处理来稿过程中，编辑也往往会发现一些（某方面）相当不错的稿件，但最后，这些稿件大多被处理掉——也就是“枪毙”了。为什么呢？久了，编辑总结出这样几种类型：

一是事情说得不错，但“罗里罗索”上来便是数千字的抒情。二是太乱。字迹龙飞凤舞，写稿人写得潇洒，可编辑只能“割爱”。三是没有人证明稿件的真实性。这一类主要表现在批评稿件之中。有一位编辑曾发了一篇稿，讲一所学校因食堂拥挤不堪，将一学生挤进开水锅烫死。后来这篇稿被一报社领导撤了下来——这么大的事连真实姓名都不写，是不是有诈？

编辑稿件，要求编辑脑子时常挂根弦。典故用的是不是合适？稿子和政策有什么不符？这些就要求编辑脑子象计算机一样有贮存大量信息的功能。

可编辑毕竟不是计算机。忙乱起来难免出错。

出了错，编辑得本着负责精神去挨报社的罚款。有一次，有两位非洲国家首脑前后脚到我国访问，某大报接到新华社提供的照片，没仔细看就发了稿。结果张冠李戴，A国B国发反了。出这种错自然不仅仅是几个钱的事了，责任谁负得起？

每日，除了编稿外，编辑的主要工作还有编排版面。这方面报纸最复杂，因为它比起杂志来，速度要快得多。有时候版面太挤了，只好狠心删稿。几千字的文章删至几百字是常事。有位编辑道出一句妙语：“这稿子你想删到几个字就删到几个字，否则你就不是个好编辑。”

常见有作者来信感谢编辑：您使我的文章更加精炼了。编辑心里那个乐：什么精炼，全都因为版面挤不下了才出这故事。

这大约算阴差阳错了。

编辑还有一怕。

怕接待来访者。

来访者大都是来送稿子的，你是见还是不见？见吧，时间耗不起，有人愣是往办公室里一坐海阔天空地乱侃，或者软磨硬泡让你给他发稿。到了吃饭的钟点儿了还得请他吃饭，这一整天什么都甭干了。不见吧，人家大老远赶来（有的可称得上千里迢迢，借出差探亲机会来的），挺不容易的，在传达室里电话打上来，言辞恳切，你要不见显得架子太大，不

就是个编辑吗？

见吧！

一见，一天的工作就泡汤。

这还不是全部。

每天，编辑除了这些工作外，还要做一些杂务。比如算发稿字数、开稿费写回信，在电话里与闲得没事儿的熟人瞎扯（尽管心里火急火燎的），时不常还得带着个袖标在大街上站岗维护交通秩序去，事儿多着呢。

用不了多久，一个毛毛燥燥的大小伙子就给磨成婆婆妈妈的“老太婆”了。

谁的脑子一天到晚装那么多事儿？

谁往那儿一坐，腰肌劳损肩周炎关节炎全来了。要是不戴套袖，那毛衣袖子一年磨破一次。

真累。

当编辑久了就有这样的体会：每天下班回家后总是睡得不好，自己心里还琢磨呢，没干什么重活呀，怎么这么累？

你说怎么这么累？

黑白颠倒的生活

所有新闻单位，夜里都不会闲着。各日报、电台、电视台都有一些每天从太阳落山开始上班的长夜班编辑、工作人

员。

中央电视台的夜班编辑马敬仁、寿沅君老师，都是年纪挺大的女同志，经常要埋头干到深夜，甚至凌晨。

她们也不过是中央电视台夜间工作者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浪花。

而中央电视台，则也是全国新闻单位夜间工作者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浪花。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的播音员，从一大早晨往那儿一坐，就得和千万北京市民“侃”到深更半夜，能不打晃儿吗？

那是一种追求啊。

《人民日报》社有个叫“叶伴”的，经常发点言论，其实，所谓“叶伴”者，“夜班”也。

晚上工作的电台、电视台需要夜班，白天送到读者手中的报纸，也得有夜班。日报得夜里印呀。

晚上八点或九点上班。先将白天安排好的稿子编辑、送排、设计版面。另外，传真机打开，接收通讯社和本单位记者站的急稿。

稿子不齐，就无法整体设计版面。不过编辑也有编辑的办法，有什么就先往版上拼什么，等的稿件先留出地方来。

有时等新华社的稿子等得急了，编辑便得打电话催，问稿子到底有多长，有没有照片。有照片的话，就得派人去取。

万一来了重要的新闻急稿，那么好吧，推倒重来，前面